



一种假设

安勇 著



一种假设

安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种假设 / 安勇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2014.3

(中国微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835-5

I. ①一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2962 号

中国微经典
ZHONGGUOWEIJINGDIAN

一种假设
YIZHONG JIASHHE

安勇著

出品 北京微精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蒋东雪
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址 www.scwys.com
电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真 028-86259306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
印刷 界龙集团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 × 210mm
印张 8.25
字数 160千
版次 2014年3月第一版
印次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11-3835-5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1

3 梦 境

6 仇 恨

10 桥

13 较 量

17 光 头

21 填 表

24 只讲事实的小孩

28 天 使

32 捉 拿

35 魔术师的房子

38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懒

2

43 一次失败的劫持

47 与狗无关

52 西双版纳

56 玉佛手

60 雪白的馒头

- 64 你干的好事
- 67 感 情
- 71 没有用的事
- 75 爷爷是什么虫子
- 79 真正的朋友

3

- 83 真 相
- 87 怪 物
- 91 鸵 鸟
- 95 偷 酒
- 99 变 化
- 102 旅 行
- 106 慧 眼
- 110 非 洲

4

- 117 花匠老丁
- 121 五一是几号
- 125 烟囱里的兄弟
- 129 找中指
- 133 仲夏的夜里
- 137 嫁 衣
- 141 帽 子
- 145 门 铃
- 149 李晓明的桃花
- 152 门
- 155 樱 桃
- 159 客 气

5

- 165 商品时代的爱情
- 169 商品时代的婚姻
- 172 过 关
- 177 遗 忘
- 180 登 记
- 183 防 范
- 188 悬 赏
- 192 我和我的两个秘密
- 196 三 天
- 201 有 病
- 205 昏迷不醒
- 209 探讨另一种可能性
- 213 如果你是孟倩倩

6

- 219 十分钟
- 223 奸 臣
- 227 病 人
- 231 我招谁惹谁了
- 235 一只乌龟
- 238 可爱的机器
- 242 一种假设
- 246 心理素质

梦 境

石城北街的傻子阿木，在一天早晨醒来后，心里突然有了他人生的第一个理想——他打算到街边去做一名乞丐。

在过去的十八年里，不断有人问阿木同一个问题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或者，你以后要做什么事？阿木每次的回答都一样——翻翻眼睛，然后茫然地傻笑。于是，大家就认为阿木是个傻子。几天前，他的父母在一夜之间双双去世，他身无分文，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。很自然地，阿木想到了去乞讨。

但这个想法仔细想想却有一些难度，阿木不太喜欢平白无故地向别人伸手。他想，我起码应该像有些乞丐似的演奏些乐器吧！那么，我应该演奏什么乐器呢？天知道为什么，他第一个想到了二胡。但他的家里并没有二胡。那就动手做一把吧！这个想法很可笑，因为他并不懂制作二胡的方法。于是，他到一家制造乐器的工厂去工作，拼命学习各种乐器的做法，尤其是他准备使用的二胡。

五年后，他成了整个工厂里技术最好的乐器制作师。

一天早晨，阿木对厂长说：“谢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，我要走了。”厂长问他要去哪里，他笑了笑说：“我要回家去，做一把自己的二胡，然后到街上去乞讨。”

阿木心满意足地辞去了工作，并且很快做出了一把漂亮的二胡。但是，当他把精心制作的二胡拿在手里时，这才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还不会演奏一支像样的曲子。在工厂里制琴，只要能把音阶分清就可以了。看来，离乞讨还有一段日子呢！他用工厂里挣到的钱四处去求访二胡演奏家，悉心向他们学习演奏技巧。心中的渴望激发了他的全部热情，他学得异常刻苦。只是有一点让他感到奇怪，每当他回答说，他学习二胡是想到街边去乞讨时，人们总是感到万分惊讶。

在学习二胡的日子里，阿木有时候想，只有二胡会不会让人感到单调呢？于是，他同时又学习了笛子、箫、喇叭、扬琴等几十种乐器。后来他又想，仅仅是民族乐器似乎还有些不够。这样，他又学习了手风琴、萨克斯、小号、长号、小提琴等几十种西洋乐器。

学习所有这些乐器用去了他三十年的时间。三十年里，他只要一睁开眼睛，就开始反复不停地演奏他的各种乐器。为了制作和购买这些乐器，他把房子卖掉了，住在一幢破房子里，又断断续续地找了很多种工作。

三十年后的一天早晨，阿木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到街边乞讨了。他和他的乐器一起迎着阳光走出屋门，来

到大街上。最后他站在了石城音乐大厅门口。阿木向周围看了一眼后，摆开架势，演奏了他的第一首二胡曲。接着，他又变着花样地演奏了随身携带的其他几样乐器。当他抬起头准备接受过路人的零钱时，他看到周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很多人，大家都用惊讶的目光望着他。他还不知道，音乐大厅里刚才还在看演出的观众，现在都已经围在了他的周围。包括在大厅里演奏的音乐大师们，也都走了过来，惊讶地看着他。阿木觉得很奇怪，这么多围观的人里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给他钱，哪怕是一分的硬币。

阿木本来不是一个太爱理会别人的人，他只顾自己一首接一首地演奏他的音乐。把自己带的乐器演奏完了，又有人给他拿来一些其他的乐器。不论是什么乐器，阿木都很熟练地演奏一支曲子。音乐结束后，人们热烈地鼓起掌。阿木冲鼓掌的人们笑了笑，等了一会儿，见大家谁也没有打算给钱的意思，他只好挤出人群，走回自己暂住的那幢破房子里。

第二天，全城的报纸都刊发了一个惊人的新闻：一名神秘男子在音乐厅门前即兴演奏，令人惊叹的是，他几乎精通任何一种人们能够想起来的乐器。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他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演奏家。

此时，阿木正躺在破房子里，望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灰尘出神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些人听完音乐，还鼓了掌，却不肯给他零钱呢？

仇 恨

袁五谷和袁丰登做了一辈子的仇敌。在我看来，这两个人都有致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和勇气。

比如说吧，一条路，如果袁五谷刚走过了，袁丰登就说什么也不肯再走，宁可绕远走另一条路。实在没有另一条路呢，袁丰登在这条路上走一步，就冲着想象中的袁五谷的背影吐一口唾沫，再走一步，又吐一口唾沫。吐完了就骂一句：袁五谷你真不是个人。当然了，如果走在前面的是袁丰登，袁五谷也照样会连吐带骂的，说袁丰登你真不是个人。

我十岁那年，袁五谷从乡政府调到了县政府。转年，袁丰登也从乡中学调到了县教委。没多久，上级就开始调查袁丰登的问题，查来查去，发现袁丰登这个同志是清白的，没啥问题。袁丰登也弄明白了，是袁五谷给上级写了封信揭发他的问题，意思就是想把他再弄回农村去。不久后，上级又开始调查袁五谷，查来查去，发现这个同志也是清白的。不用问，是袁丰登回报了一封举报信。

某一天早晨，在县医院旁边的一座石拱桥上，袁五谷和袁丰登狭路相逢了。两个仇人一东一西，像两轮不共戴天的太阳似的，升到拱桥中间的弧顶处时，就同时停住了。袁五谷不说话，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丰登。袁丰登也不说话，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五谷。他们俩的影子投到桥下的河水里，一个伸着脖子，另一个也伸着脖子，看起来像两只斗架的公鸡。袁五谷不肯让路，袁丰登也不肯让路，都是钉子似的，在桥上钉着。后来，两个人，四只眼，都瞪得要冒血了，四条腿也不停地打哆嗦。这才同时把头扭过去，冲后面“呸”地吐一声，下桥，找另一条路去了。隔着河他们又同时回过头来，冲着对方“呸”了一声。

袁五谷和袁丰登虽然仇深似海，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，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二叔，另一个是我的亲三叔。而且在我心里，他们也都是挺不错的人。我一直想搞清楚，在他们这对亲兄弟之间到底埋藏着什么仇恨？是什么事情让他们成为咬牙切齿的仇敌的。当然了，我更希望他们能解开心里的疙瘩，丢开仇恨。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相处，不是更好吗？
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、母亲、爷爷、奶奶，二叔和三叔究竟是因为什么成为仇人的？但每次问，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，知道的就是他们俩有仇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去问两位当事人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二叔袁五谷和三叔袁丰登的回答是相同的，他们都告诉我六个字：袁丰登（五谷）不是人。

我如果接着问为什么就不是人了呢，他们就都瞪着眼睛大发雷霆，摆出一副恨不得吞了对方的架势。至于为什么不是人的事，他们都闭口不提。

在二叔和三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成了我心头最大的一个疑团。后来我又问过原来老家里的许多人，包括二婶和三婶在内，他们都知道二叔和三叔有仇，有大仇，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仇恨的根源。

我二叔袁五谷在七十岁那年得了重病，临死前指名要见我最后一面。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，想不起来该对他说什么，最后竟然又问了他和三叔的仇恨。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听到三叔两个字，立刻瞪圆了眼睛，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：他不是人。这也是二叔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，算是他的遗言吧！

二叔死后，三叔大笑了三天，逢人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袁五谷死了。第四天早晨睁开眼睛，三叔还准备接着笑时，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

我们大家赶到时，三叔已经不行了。如果三叔也死了，那么我心头的疑团就永远也解不开了，所以一见面我就毫不犹豫地问三叔，他和二叔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。

当时，三叔的脸上还有一缕来不及绽放的笑容，那笑容像花骨朵一样在肉皮里含着。这次三叔没有告诉我袁五谷不是人。他好像仔细想了想，然后重重地摇了摇头，告诉我

四个字。四个字刚说完，一歪头就走了。

我三叔袁丰登的墓地在县城边的一座小山上，左边是棵老松树，右边是另一个墓地，是我二叔袁五谷的墓地。安葬了三叔后，我在两个叔叔的墓碑前哭了一整天，边哭边想着三叔说的最后四个字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三叔说的竟然是：记不清了。

这四个字是三叔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也算是他的遗言吧！

桥

我去见一位朋友，他住在皇家花园 A 座。那幢楼像一根长方形的大钉子，笔直笔直地钉在城市的中心。我住的皇家花园 B 座像另一根长方形的大钉子，被钉在 A 座的旁边，A、B 两幢楼呈直角形排列，我们刚好住在直角的顶点上，都是二十层。我家的阳台斜对着朋友家的阳台，我们经常能在阳台上见面。我们站在阳台上时，直线距离大约不会超过三米，偶尔，我们会把自己的烟扔给对方。

开始，我们在阳台上遇见时只是点点头，笑一笑。后来就开始说天气不错什么的，最后我们每天都会到阳台上聊会儿天儿，说些乱七八糟的话题。这时候，我们都渴望能面对面地交谈，握一握对方的手。

从 B 座到 A 座非常近，只需上电梯，下电梯，然后再上电梯，再下电梯，就可以了。两个楼门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十米。

我乘电梯下了二十楼，从 B 座走出来时，发现外面起了大雾。刚才在楼上时还没看到雾，雾大概是在我乘电梯时下

起来的。雾很大，我失去了方向感，近在咫尺的 A 座也在雾中消失了。我凭着感觉向 A 座走，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后，雾开始散了，我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，停在了 A 座左侧的一个花坛旁边。我看看方向，再次冲着 A 座的楼门笔直走过去，走出十几步后，雾气又弥漫起来，A 座再次在雾中消失了。我按着刚才看好的方向，又走了十几分钟后，雾气散开了，我看见自己停在了 A 座右侧的另一个花坛旁边，离 A 座大概几十米远。

我记下方向，再次走向 A 座，十几分钟后，我看见自己进了一幢楼里。这幢楼不是 A 座，而是 B 座。我无可奈何，只得上了电梯，回到二十层的自己家里。满头大汗地跑到阳台上。朋友正在阳台上抽烟，他见到我很惊讶，问我怎么还没动身。我告诉他雾很大，我迷了路。朋友把脑袋从窗口探出来，上下左右地看。其实不用他看，我也早就发现了，二十层的高空中根本就看不到一点儿雾的影子。朋友说：“你等我，我马上去你家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等你，你快点来。”

我站在阳台上等了很久，边等边注意听着门铃声。门铃一直没有响，又过了一会儿，满头大汗的朋友出现在对面的阳台上。他说：“雾确实很大，我也迷了路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握握手。”朋友说：“我有个好办法。”说完朋友离开了阳台。十几分钟后，我看见他又出现在阳台上，肩头上扛着一块大木板。